

牦牛漫步

(藏) 江洋才让 著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本书获中国作协“2014年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”

【藏地原创】

牦牛漫步

（藏） 江洋才让 著

青海 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牦牛漫步 / 江洋才让著. -- 西宁: 青海人民出版社, 2015.9
ISBN 978-7-225-05007-2

I . ①牦… II . ①江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9362 号

牦牛漫步

江洋才让 著

出版人 樊原成
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: 810001 电话: (0971) 6143426 (总编室)
发行热线 (0971) 6143516 / 6137731
印刷 陕西龙山海天艺术印务有限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
开本 880mm × 1230 mm 1/32
印张 10
字数 200 千
版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225-05007-2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上部

梦 后

那头牦牛在午后的山坡上惬意地撒了泡金黄的尿，当那裹挟着花草腥气的尿流从山坡上打着滚、翻着身，以最秘密的动作在沙石中冲出手掌纹似的细线，耳朵里其他的声音都浮泛上来。那时候，我还在西头的屋子里睡觉，那头牦牛傲慢地在山坡上漫步。它的双角像漆了一层清漆，亮光不同凡响。鼻孔里的热气“呼呼”地喷在沙石中艰难生长的花草上，花草打着弯，叶片似在蜷曲。那头牦牛，每走一步，碗大的蹄印就留在沙粒中，沙粒似乎在蹄子的挤压下开瓣啦。我翻转身，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说梦话。即使说了，也没有任何人听到。所以，那等于白说。我一直在干让自己也摸不着头脑的事。在这个明亮的正午，太阳同我一样，不明白自己的存在是不是比一头牦牛更惹人注意。瞧瞧——那头牦牛，晃荡着后腿间的牛茎。睾丸一左一右，臭气熏天，骚味弥漫。而你是不是刚从我梦里走过的路人？不好意思，熟睡的我，身子横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，根本不可能

和你打招呼。我的呼吸带动我非常皮实的肺、有些杂音的心脏，肝脏和胆囊也在轻微颤动。天哪，我似乎睡得很沉。西头的那间屋子，只有闹钟“嘀嗒嘀嗒”应和我的呼吸。别的，也就是说放在我桌上的其他物件，都是死的。那头牦牛，好像晓得我睡得很死很死。它扇动的鼻翼从花草间移开。它的蹄子踩着沙石被尿流冲刷的痕迹，一步一步，走下山坡。很可悲，沙石从山坡滚动逃窜的声音，是那么微小，我听不见。但我确实感到它的蹄声。噗，噗，噗噗，我的阴茎好像随着它的节奏颤动了几下，然后软塌塌地趴在毛丛中，在裤衩里，这早是习以为常的事。那头牦牛，你想不到，一点儿也想不到，它的走动看起来吊儿郎当，慢慢悠悠。可是，我还是听见它走下山坡，踩着柏油马路，蹄音一下子变得清脆，嗒，嗒，嗒嗒，好像刚给自己的蹄子包了一层铁。好家伙，随着这蹄声，它几下就走到我屋里。通常，午睡我从不关门。这不，它走进了我西头的屋子，鼻翼一张一合，那“呼呼”的热气扑到我脸，它用巨大的黏糊糊的湿舌头，狠狠地舔了我的脸！

星期四中午，我醒了。我走出西头的屋子，揉眼看到屋廊下几米开外的地方：我善良的二百五母亲还在一台老旧的缝纫机前不停地缝制绸缎纽扣。那台缝纫机少说有二十四年，和我的年龄相仿。它被我母亲有些肿胀的双脚踏动，发出“嗒嗒嗒”快要散架的声音。线轱辘随着缝纫机针头，一上一下，不断转动，摇头晃脑。密密的针脚要在半寸宽、一寸长的地方显现，那可真不容易。我善良的二百五母亲一天尽干这个，做

绸缎纽扣，制作方法需要交代：她哼着歌，通常只用一种曲调，变换多种歌词，把那些颜色各异的绸缎条，边角缝好，从中折叠，将它们做成花形圆疙瘩形，如果有铜疙瘩，也可缝在绸缎条上。扣子及扣眼，一对，八角钱，这不，她接了达吉达萨缝纫店的活，缝纫机如果不坏，这就是她下半辈子的营生。需要说明，这样的纽扣，她一天能做120对，可谓高产。她不停地踏动缝纫机，似乎忘了我的存在……我们一家子都是二百五，这是我爱喝酒的父亲说的。说这话时，他的嘴里喷吐着一股廉价的酒气。我不晓得为什么他的牢骚总那么多。“我真是个贱人，一个没有本事的贱人！”他不是看着天空就是看着母亲那快散架的缝纫机这么说，好像天空飘荡的白云和老牌缝纫机总惹着他。回想自己曾是个不错的泥瓦工，他一边喝酒，一边摸着放在窗台上好久没用的瓦刀，一脸晦气。“都是二百五，哼！”他咬了咬瓶口，好像要连酒带瓶一块吞到肚里。酒瓶里廉价的白酒冒着泡，直往他嘴里冲。他使劲把酒瓶从嘴里拔出来，用手指着我和母亲，像指着一块烂砖头和一块废木料。他眼神迷离，说道，一个初中时辍了学；一个本可以嫁给富商，却选择了穷泥瓦工……可这会儿，我的酒鬼二百五父亲已是残废了。七年前，他喝了酒，从脚手架上摔下来，所以没有人为此事负责。事后，摔断左腿的他，在医院待了好多天，其间曾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母亲，之所以从脚手架上掉下来是因为想起我们已送人的女娃。“唉，为什么要把她送人呢？你说说，你说说，是不是鬼迷心窍？”他使劲摇着我母亲的肩膀。嘴里没有酒味，口臭就冲上来，我母亲看到他牙缝里的血丝不一会儿就把门牙染红，甚至喷溅出的

口水也带着血点。她摇摇头，看上去很痛苦，又似乎无所谓。当时，我也在医院，我那善良的二百五母亲、二百五父亲，弄得我一脑门子官司。

“哼，照我们当时的条件，”母亲用左手食指抠着右眼上的眉毛，语句沉缓，嘴唇微微颤动，“养着是让娃受罪。”

“可我觉得她不愿意跟着你不生育的表姐！”二百五父亲停止晃动我母亲的肩膀，“换句话说，我们没有征求娃娃自己的意见！”

“什么？那时她才五岁，就应该我们给她做主！”

“可是你姐姐去世早，就剩下你姐夫了。”

“难道你残废了，便想着把她领回来，伺候你吗？”

“你……什么话，我可不是这样的人！即使想，那也晚了！”父亲泄气地躺在病床上。

那件事之后，他们再没提过我妹妹。可我却时不时想起她。五岁那年，她被送人。我记不得她去的那头天空是什么样子：要么乌云密布，要么风和日丽，要么介于二者之间。对我来说，这真是无从猜想的事。据我母亲说，那天，妹妹睁大眼睛，一动不动，坐在床沿，看着空气中三只苍蝇按着令人费解的轨迹飞。我的泥瓦工父亲一手拿着酒瓶，一手挥赶它们。他喷吐着酒气，嘴里嘟囔着，都是讨厌的家伙！这时，姨娘和姨丈进来。她轻轻抱起我妹妹，用脸贴住她的额头，姨丈也是笑容满面。母亲挥挥手，抱走吧，在我没后悔之前赶紧走！天哪，我那妹妹，一点儿也没哭，甚至有些快乐地拉着我姨娘的辫子玩。父

亲喷吐着酒气把瓶子递给姨丈，姨丈象征性地抿了一口，然后用袖子擦了擦瓶口，还给他。一切就这么简单。然后，我妹妹正式成了他们的女儿，出现在一个遥远的牧场。那个牧场，有人把它叫阿若索巴，也有人把它叫索巴旦果。只是这两个名称一点儿也不影响妹妹的事情继续传到我们家来。有人说，她到了那里，帐篷门口拴着的大狗，开初还朝她狂吠，可是没过几天就熟悉了。还有，牧场对面的大雪山，默然以超级老人的姿态，凝眉俯视一个女娃蹲在地上把尿撒进草丛。呵，这可不是我母亲讲的。到了八岁，传话还在继续，妹妹开始狂数牛羊的犄角。牛，一百四十支犄角。羊，五百一十三支犄角（怎么出现了单数，是不是有独角或三支角的羊？）。她成天拨弄着自己的小手指，像拨弄着一条条小蚯蚓。那时候，她再也饿不着肚子，每天都有十桶的牛奶、十桶的羊奶。还有那么多奶渣，那么多酥油，等着润她的肠子，填满她的肚子。身体里形成的一层层脂肪，开始行之有效，对付冬日的严寒。那时，即使敞胸露腹也冻不着她。只是她的皮肤越来越黑红，像太阳的女儿。头发里有野花的香气，身上是油脂的膻味。她的脸蛋有了两块红红的印记，脖子上挂着松耳石项链。一走路，腰间吊坠的乱七八糟的挂饰开始缠在一起。唉，她也不嫌麻烦。在众人的传话里，我妹妹就这样有模有样地活在我心中。可是，最重要的消息来自晚些时候，也就是她十一岁那年，在一个被描述得很清晰的夜晚，帐篷里的三支蜡烛、三盏油灯，从各个方向不遗余力地把光芒洒在地上、桌子上。嗨，不全面，应该还有他们三人的脸上、床铺上。我的姨娘脸部的轮廓从来没有那样分明，她鼻

尖的投影落在姨丈的脸上，发辫的投影贴住我妹妹的脖子。姨丈更是毫无察觉，他不知道一种叫做变故的东西，在帐篷的卷帘门口，牵着命运的手探头探脑。我妹妹的眼睛里，那时一点儿忧愁也没有。可是听说后来有了。告诉我这些事的人，那时似乎就坐在帐篷的角落里盯视，而他们对他毫无察觉。他尽量用息事宁人的语气重复那晚的对话。

“怎么忘了往酥油上盖布，可别让它沾染蚊虫，脏！”姨丈靠在自己裂缝的马鞍上，身子里有三支蜡烛、三盏油灯点着。

“嗨，一个大男人竟想着只有女人才该操心的事，你羞不羞！”

还是我妹妹听话，她走到另一顶帐篷，给刚打出的酥油盖上油乎乎的白布。

她走回帐篷，挨着她母亲、我的姨娘坐下。那时，她的母亲我的姨娘，身体里也有三支蜡烛、三盏油灯点着。

嗨，你怎么知道得那么清楚？后来有一天，我突然发现这都不是那人告诉我的，而是我自己的感觉。那是真事，不是虚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试图把这事说得比梦见牦牛舔我的脸还要真实。妹妹靠着我的姨娘，头放在她的肩膀上，姨娘的绿松石耳环，左边的，细细的挂坠进入她耳窝。耳膜紧张地微颤。她腰间乱七八糟的挂饰又纠缠在一起，让她花了几十分钟才清理出来。这时候要说我姨丈了，他是最没感觉的。且看，我要把记忆中他的样子指给你。顺着我的手指，往我的记忆深处瞅瞅，他那眉毛间长着一颗黑痣的样子有些愚蠢，但并不是这样。他右手攥着从草地拾来的计划生育宣传单，阅读的样子有点可笑。

那张黄纸，拓着红章子，不知从何飘来，与他何干？！他不知道，他真的不知道。过了这晚，他的世界要变个样子。以下的的确确是那人告诉我们全家的实情。

第二天，我的姨娘再没醒来。我的姨丈不能理解，昨晚还好好的，可是早上却关闭了生的大门。他使劲地叫着我姨娘的名字，使劲地摇晃着她的身子。而我听到这件事后却想到，是不是点在她身体里的三支蜡烛、三盏油灯烧坏了她某根重要的神经。姨丈泪眼朦胧，身子发颤，喉头哽咽。我妹妹失声大哭，光脚丫，披散头发，像得了疯癫病在草原狂奔。后来，姨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她抱回家。父女俩——对，应该这么称呼——回到家，抱头痛哭。他俩的泪水扑簌簌地打湿袍襟，打湿袍摆，直到哭得嗓音沙哑。做法事的阿卡们来了。姨娘的身子交给了一群破破烂烂、喘着粗气的秃鹫享用。它们无论年轻还是年老，一律迈着老迈的步伐，扇动刚劲双翅，尖喙上挂着肉丝，那肉丝又被其它眼尖的秃鹫抢走，吞掉。这个仪式结束后，其后的一年，我听说姨丈开始不断地捐掉牛羊，卖掉牛羊，直到剩下最后一头壮实的公牦牛，让它驮负一顶小帐篷和几个小牛皮口袋。他带着我妹妹，开始转山生涯。他信誓旦旦地说道，他要逢（神）山转山，逢（神）湖转湖，每座（个）一百零八圈，直到转不动为止。

现在，我的二百五父亲拄着拐杖（据说他爷爷有二分之一的汉族血统），站在我对面。尽管这样，他左手拄拐，右手还是拿着酒瓶。拐杖杵在地上似乎要表明他倒霉的迹象有多严重。

而酒瓶里不断飘出的酒气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刺鼻的。他吞了口酒，又吞了口酒，然后把拐杖扔在地上。当啷，这声音并没有使沉浸在缝纫机“嗒嗒”声中的母亲抬起头来，也没有使刚揉完眼、从午睡中清醒的我看出什么。他一屁股坐在铺了一层薄毡子、一层毛毯、一层褥子的长木椅上，长木椅不堪这突然袭击，在他的重压下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叫声。应该说，这叫声凄惨，和母亲踏动缝纫机的叫声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他就这么坐着，手里的瓶子，除了商标的掩盖，其他部分都透明。这样，我看到酒瓶里有微小的杂质在浮泛。还是劣质酒，没错，真是无药可救。每天这时候，我的二百五父亲不顾自己的肝会像石头一样硬，总是先干为尽。“看看，你呀，老是睡得眼睛红肿！”他把空瓶子扔到角落。有好多同样的酒瓶躺在那儿，只是身上蒙着尘土，没有新来的锃亮。“喂，别愣着，把我的拐杖给我。”他指指扔在地上的拐杖，冒着酒气的嘴在那一刻神气地撅着，里面的牙齿东倒西歪。舌苔更是结着一层黄垢，几乎可以将满嘴的口水染色。眼睛里不知是母亲的影子多还是我的多。他把递给他的拐杖夹在左腋下，那硬邦邦的拐杖即便顶在胳肢窝，也不会使他痒痒。倒是酒水在他肚子里大脑里产生着奇妙的效果。他感到头上的天像一块上色的木板在漂。母亲踏动缝纫机的“嗒嗒”声，变得混乱，不可思议。

我必须去找活干。尽管之前，我做过多个人没干过的营生。当过保安、计划生育宣传员。发放过宣传单、避孕套。更不用说跟随父亲学过泥瓦工。但这都不适合我。天知道，我干什么

才合适？可目前的状况，不会出现任由我选择的事……父亲再次扔掉拐杖坐回长木椅，他满嘴的酒气慢慢淡去。指甲下的血红又可以看得清。这时候，我一筹莫展！没有任何人逼我。找活干是我自己拿的主意。是这困难家庭的需要。我看着钱包中身份证上的自己瞪着一双空洞的大眼睛，脑袋上的短发似乎永不生长。我，身材高大，体魄强健，难怪他们要把我唤作牦牛。牦牛，一头快要发情的牦牛？一头循规蹈矩的牦牛？一头因大肚食量而命定不停干活的牦牛？呵呵，这都是疑问。我决不对号入座。常和我来往的三人，按年龄大小，先说恶豺索旺吧！这屠夫，满脸阴霾，在肉市场盘了肉摊，一把斧子和割肉刀沾着牛血，斧子常砍入树墩案板。而割肉刀，不是被刃口朝外横咬在嘴，就是插在木案上闪着血光。他有三个女儿，两个已出嫁。最小的女儿十八岁，你不要觉得她一脸天真，其实她比前两个更有心思。还有她老婆——洛嘎，一个满脸油腻、善于道听途说的女人。但恶豺索旺说她们，就像夸自己肉摊上锋利的刀斧，弄得我好自卑。谁叫我没本事？换句话说，他不会把任何一个女儿交给我。就这样，我的目光从自己的身份证，转移到钱包里仅剩的两元五角。可怜呀，还不够交手机费。手机窝在我裤兜里一动不动，这是全家人仅有的通讯工具，由我掌控……看来，我善良的二百五母亲、酒鬼二百五父亲，这时候，我得暂时离开，到外面走走，也许会碰上好运气！

沿着满是窟窿的墙壁——这样的窟窿以每年五六个月的速度在递增。像贫穷者的眼睛，空洞无物。可是，我父亲喝醉后，

常骂那么多窟窿像富人的屁眼。哼，那么多富人的屁眼就这么对着我，对着我，欺负我手无寸铁，胸无大志，即使长着高大身材，可还被归入弱势群体一类。我慢慢踱着步子，走过自由市场的喧嚷，原来飘荡在它上空的魔鬼，是那两团不祥的云。哼，没有人能看得出，可被我看出来了。到了这会儿，我不得不说起和我来往的另两个人。他俩，一个叫扎巴，一个叫益西。扎巴，干瘦，多疑，困惑，和恶豺索旺是同一类型。而益西，是挖虫草的好手。除了挖虫草，他还编故事，可在他的故事里我是个什么样子，他不会对我说起！……我努力尝试做到不偏不倚。可脑子里总浮现更多益西的画面：他拿着虫草，在我脑海里不断自以为是。这是三年前的影像，储存在我脑壳里真不容易。对，他拿着虫草，一塑料袋的虫草，通常在我目测下，根数和他清点的数量不会差很多。这次也是，一百零八根虫草，被他托在左手上，虫草的香气谁也闻不见。不可思议，他拿起一根指头粗细的虫草，两眼放光，嘴唇哆嗦，可言语清晰得要命。“以后，再也用不着听神话故事了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有比这更神奇的事情吗？冬天是虫子夏天是草！”当然，虫草神奇归神奇，但见到它时，小镐头还是要不遗余力地挖下去。益西把虫草放回塑料袋，使劲地比画了一下。不是吗？我努力思考。益西在我的脑海里朝我眨眨眼，然后吹声口哨，画面就消失了。嗨，真是个性突出。

“你为什么不去挖虫草？！”有人曾这么问过我。

“你家那么拮据，挖虫草不是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吗？”再一次的追问有几许轻蔑。

拉倒吧，提起这事，显然为时已晚。说到底，我来自认是烂命一条，给根绳子能把自己解决。当然，这是我的气话，不可当真。说到底，我还是没富起来的命，我的眼睛虽不近视，却不像其他人能找到很多的虫草。那一年，真是亏大了。我千方百计找人开路条，过了六道卡子，交了草皮费，可是结果，不说你也明白……别问了。没有什么是值得你牢记的，何况我还没到让你如此注目的地步。我算什么？伸出小拇指，再用舌头往上舔，对，我就是这等货色……遇上扎巴是一个钟头后发生的事。扎巴像在某个山洞里睡了一觉，可还没睡够。他打着哈欠，站在我面前，额头朝向我身后：一百零七公里外的湖泊。他身上的衣服皱巴巴，可能是在夜里当过枕头。停电后，还被滴上几滴像凝固精液似的蜡烛油。说个最显著的特征！他的眼睛熬得通红，肯定是盖着被子睡不着尽数羊了。还好，他的舌头和喉咙永不疲惫。“这么长时间不见你，我还以为永远见不着你了！”他揉揉鼻子，摸摸自己的耳垂，眼睛随着这样的动作眨巴几下。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似乎在说明他见到我很紧张。也许还有点兴奋。继续观察，我退后几步，盯着他。上上下下，左左右右，他不耐烦地叫起来：“牦牛，你什么意思嘛？”

“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想看看你长没长个！”这句话似乎戳到他的痛处。

“一米五的个头，到了这般年纪，二十四，恐怕不会再长了。”说着，他踮了踮脚尖。

“嗨，脾气这么好，这可不像你了。”

我的眼睛故意流露出疑惑。也许是装得不像，他“扑哧”

一下乐了。

他眼睛里兴奋的光点增多，左右脸颊上堆出两个漂亮的肉团。还有，耳垂在空气的透亮中不断发红。鼻尖渗出四五滴清亮的汗珠。

他的手在微微颤抖，为了掩饰，他用食指轻轻地敲起左边的眉骨。

看来，他是有事求我。对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。

是的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那德性。

真的是在装老实，装可爱。既然是伙伴，有什么可装的。

他从裤兜里掏了半天，掏出一个折叠成正方形的纸来。

“兄弟，劳烦你把这交给索旺家最小的姑娘，好吗？”

下面，真的要讲索旺家最小姑娘的事情，讲述者当然是扎巴。他看着我拿着正方形的叠纸默默离开，身影一点点融入自由市场的尘土中。汽车像一个个土灶滑行而来。“嘟嘟”的喇叭声像抹布擦拭着他的耳膜。扎巴舔了一下嘴，不知要对谁讲述这十八岁姑娘的事情……以下确是出自扎巴之口，如有不详，敬请谅解。

那姑娘出生时悄无声息，吓得妇产科医生提着她的左脚，在计划生育宣传画的左侧，往她的屁股上狠抽了一下。啪，声音响亮，她在氧气瓶的右侧“哇哇”地哭出声来。有人说，那哭声真的就撕碎了恶豺索旺手里的一张纸。从产房的门缝出来，拐了弯，冲到索旺面前——妇产科对他老婆洛嘎下的诊断，在他手里无缘无故化成了碎片，纷纷扬扬。后来，他仔细地回忆